

文定集

文定集

文定集卷十

宋 注 應 辰 撰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

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允迫殊甚二十有一日
燈下書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
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字于上然
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
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
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
此必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

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
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
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
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
漢書原陟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
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
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
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
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裨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

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
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
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
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
于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
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
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
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嘔強之貌恐語音
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帥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

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
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正考
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
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
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
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

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旣而
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
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
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
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
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
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于古詩亦然若止
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
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

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
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
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
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
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
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
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
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
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

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干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欒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欒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

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

載

跋馮宿所爲某人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誤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卽行李脩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

文定集 卷十
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卽行謂使府也故脩以爲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蕭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于著衞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記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寢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卽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
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
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
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
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
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

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不闕也
庶幾讀者尙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
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
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
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迺在慶歷
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旣已信其大節
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

文定集 卷一
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于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

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然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

作者什三四旣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閱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

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已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旣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

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泆以爲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攷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卽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旣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鷄雲

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窻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濶略世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

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

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

聚于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

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薦陸公奏藁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彥回博問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庾得其奏藁于忠肅之曾孫芮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荆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荆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微以片言一技超取顯美甚衆而

文定集 卷十
昔所嘆惜以爲未遇者迺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荆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已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幙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疎略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

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紕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于是落職而濤調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夬之時則可以揚于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卽位公

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爲蔡氏

計太皇太后獨不爲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爲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傳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藁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皦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文定集卷十

文定集卷十一

宋

汪

應

辰

撰

題跋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略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司馬溫公賓次咨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

平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
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昇官職苟以斂惠微譽
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
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
亦無出于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

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旣而
得請閒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溫公所欲
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
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竝駕訪之此其臨歧
倡和詞也旣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
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
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

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温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沈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束藁而云致意彥魯也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

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尚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敘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

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

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卽位召之不卽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可信其爲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攜魯直所爲字敘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

予人者非苟爲空言也因爲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尙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旣見尙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凄凄然至願蒸芝蘭以效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

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

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爲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

異時之綢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
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
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
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
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旣進用于紹
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
存之

題金谿吳頤顯道文

入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戎
賦乃云因子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
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
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
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
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
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冤籲

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卽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修竝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

臨之義合天人竝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

原註此章嘗得旨報行

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

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

文定集 卷二
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
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
王皇帝為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乞全
臺上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
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
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
鄭穀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
大臣俛首惟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為室家
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

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

原註降此詔時
朱猶在相位

今觀朱丞相渡江遭變錄其秘謀奇計

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

原註如
苗傅及

其屬差除二十四日
詔令及臨平戰之類

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

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
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收元明受
乃三月十日而以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
宮今但于幸別宮之下云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
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

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

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

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

原註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勤王記

今度江

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敵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爲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略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傅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書到反正事已成然

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
戰鬪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
又因說再貶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
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況是時為執政者其與黃同
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
未大槩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揜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
非有攷焉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樗松兌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

旨張松兌喻樗初九日內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
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
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
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
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樗曰敵
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
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
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旣全師
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于殺獲上以為然樗又曰敵人

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
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怵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
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
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樛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
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却是
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兌奏曰
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
寸之功今待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
清光不勝萬幸樛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

樛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
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敵人深
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
強敵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
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
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
所謂鬪智不鬪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
敵騎旣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北爲弔民伐罪之
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

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
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
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
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
立紀綱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
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
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
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鬪志樗曰將士皆有鬪志松

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
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
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
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竝擒獲招降之
人皆言敵中情狀敵衆實攜貳樗曰劉豫自此亦不復
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
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
劄子留下樗卽致于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
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樗曰臣等初無功

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樛曰臣等即便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樛松兌同日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

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文定集卷十一

文定集卷十二

宋 汪 應 辰 撰

題跋

跋羅宗約試粹錄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
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
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
試粹錄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為章句之學
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為不可復加者則閨門

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踰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
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
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
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爲
詳蓋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十
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
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

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已譚叢

右陳無已譚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錄竊意或不正
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俄罷
知衡州歸爲陶穀所譖出爲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
林太宗卽位以爲承旨爲文明殿學士爲參知政事爲
同平章事今譚叢記昉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
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別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
所載絕異因記之俟他日詳攷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者法故附益于

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夭惇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于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哉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胷臆蘇疲民又

改爲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張魏公爲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旣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旣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倦倦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

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齋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闊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訥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強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文定集 卷三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爲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于民至卽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汔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旣以先訓鋟木流布又屬于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趣尚陜阨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書此意乃微纏桁楊纍纍然者何也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

學才謂不爲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徃徃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

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慎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旣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攷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

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鄭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爲疏戚以躬耕稼爲恥今晚出益媮矣鄭元制始而富富而侈侈而貧貧旣甚而始悟乃毆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乏其身使復其本真耶然則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特勢使然顧愈

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要當他日常不忘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旣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變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瓊二筦海瀕遐遠文法濶疎捲握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矣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韋布之士且未嘗

文定集 卷三 王朝梧校
以圭黍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汨沒吏牘間得暇隙卽詣
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歎服也旣而聞諸公之鄉人
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爲武吏而清慎謹厚素爲州里所
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
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
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
著名蓋其先三世爲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
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然
也

跋曼容中復齋記

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
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質性之
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
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
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
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
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
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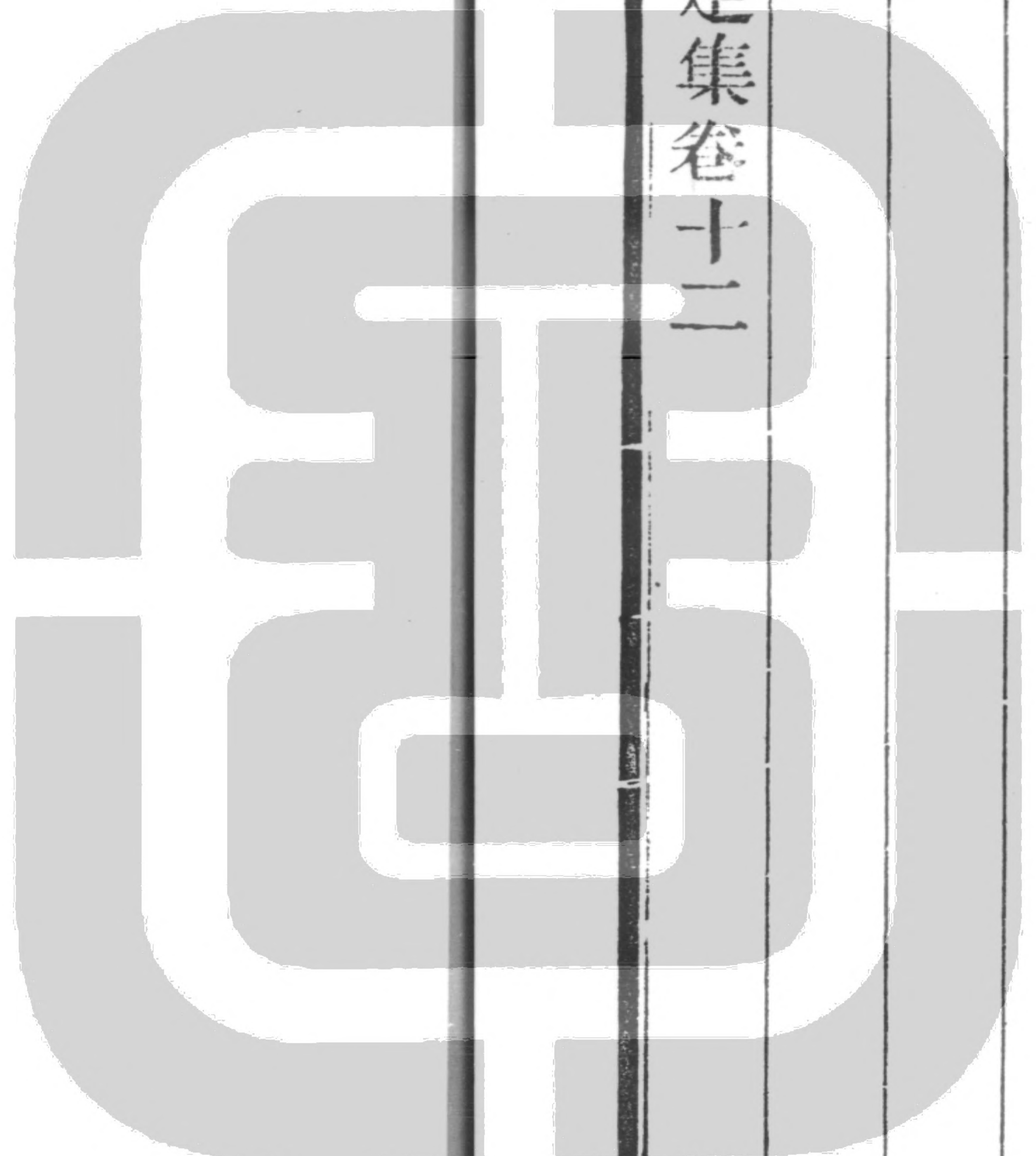
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爲妄人也曼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敘七畧以道家爲諸子神僊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僊亦不以黃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

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黃帝爲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玉山汪應辰書

文定集卷十二



聖